

舞出圓滿
六十載



鍾金寶 (Joan Campbell) 生於英國伯克郡雷丁鎮，自從一九五四年來港，當時二十多歲的她就以此為家。如她當日另選別處，香港舞蹈將走上不一樣的道路，因為她參與開創了香港舞蹈界各種先河，當中最顯著的莫過於在教育課程裏建立英國皇家舞蹈學院考試認可。鍾金寶的貢獻不限芭蕾舞，更延伸至西方土風舞、標準舞，以及她對香港學校舞蹈節的推動。縱然鍾金寶即將踏入九十之齡，但她對舞蹈的熱情，加上長年實踐，讓她風采依然，受訪當日她的言談更是動人優雅，精力十足。

訪問日期：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地點：嘉露貝文芭蕾舞學校。

英文訪談整理：李海燕

中文翻譯：張紫茵

母親說，我早在十歲時就宣告：「我不會踏上舞台，我會教舞。」自一九五四年在英國埃爾姆赫斯特芭蕾舞學校取得高級文憑，我就以舞蹈教師為業。我接受的是傳統芭蕾舞訓練，來香港之前一直擔任古典芭蕾舞導師（圖一、二）。

那時我的男朋友在香港上海滙豐銀行集團工作，他結識了嘉露·貝文（Carol Bateman），她當時正徵求老師加入她在香港的學校，於是我便來港於嘉露貝文芭蕾舞學校¹任教。後來我認識了現已不在人世的金寶先生，並在一九五六年跟他結婚。當時他同樣是滙豐銀行的員工，公司規定員工入職首五年不可結婚，他為了與我結為夫妻，決定辭去滙豐的工作，要知道他父親和親戚都是滙豐銀行員工，這勇敢的一步實在不容易。當我剛抵達香港，香港人口只有一百萬，藝術圈和商界縱是不同界別，人們卻互相認識，而我們的婚姻正是兩個圈子的結合。現在香港大概是人太多了，社會氣氛今非昔比，圈子不再交雜，甚至連藝術圈的人也互不相識（圖三）。

土風舞「老師」

自從我一九五四年到港至今，「香港高地人」（Hong Kong Highlanders）一直舉辦「周一社交舞之夜」。當時四、五十個蘇格蘭人、英國人、德國人，加上其他歐洲人

1. 嘉露貝文芭蕾舞學校始創於一九四八年，是本港首間註冊芭蕾舞學校。創辦至今總校一直位於中環花園道三十五號梅夫人會所。



圖一：鍾金寶（中）孩提時代。攝於上世紀三十年代後期。圖片來源：《香港舞藝月刊》第二期（香港：美亞公司，一九八六年），頁四十七。



圖二：鍾金寶。攝於上世紀四十年代中。圖片來源：《香港舞藝月刊》第二期（香港：美亞公司，一九八六年），頁四十九。

圖三：鍾金寶（右一）及其丈夫（右二）。Angus Campbell（左一）在當時的教育署工作，是一位熱愛蘇格蘭舞蹈的運動員，直接參與成立香港學校舞蹈節的工作。鍾金寶回憶他曾說過，若然可以讓人聚在舞蹈節就好，他的部門會嘗試把舞蹈節帶到學校去。首屆舞蹈節為期兩天，鍾金寶仍舊記得男孩們跳着波蘭舞，他們坐在椅子上用腳踏地，觀眾反應熱烈，確是「震動人心」。攝於一九六〇年除夕香港會。圖片由鍾金寶提供。



及華人每逢星期一晚在堅尼地道佑寧堂聚首。「周一社交舞之夜」對舞蹈技巧要求不高，與其說是舞蹈聚會，倒不如說更像是社交聚會。蘇格蘭舞由四組重複的舞步構成，兩人為一組，其中一組負責領舞，距離樂師最近。領舞的一組先跳出舞步，其他組別重複直至音樂完結。通常在音樂開始前，大家都會先預習一次舞步，好讓所有人都清楚舞步，而「老師」就是負責提示舞步的人，任何節奏感良好的人皆可勝任。然而，「香港高地人」總是人來人往，是有些常客，但從來無人可以預計同一批人會否在下周出席。在五十年代，我和丈夫就是星期三聚會的常客。因着我的舞蹈背景，理所當然地我成為了負責提示舞步的人，也幫助一下未跟得上的人，久而久之我就被視為「老師」。與此同時，當中較出色的舞者亦開始組成較認真的表演小組。

經過口耳相傳，愈來愈多人知道「香港高地人」的舞蹈聚會，包括一些大學生，於是人們開始邀請我去教舞，例如六十年代我在香港大學教授西方土風舞，好些學生其後組成了蓓蕾舞蹈社。我亦曾經擔任香港大學學生會土風舞學會和香港理工學院（現稱香港理工大學）土風舞學會的顧問等。

俄羅斯民族舞在五十年代非常流行，表演時的節拍和動作風格引人入勝，吸引了不少男士學習，女士通常沒有特別偏好，她們只求跳得好看，以及有個舞伴。老實說，我的知識並不足以勝任土風舞老師，我的青年時代在戰爭中度過，不可能前往匈牙利或波蘭接受正式的土風舞訓練，因而沒有機會在古典芭蕾舞以外觸類旁通。

當初西方土風舞純屬娛樂消遣，直到一九六五年香港學校舞蹈節²首辦才有所改變。官立學校打從一開始就踴躍參與，官校學生學習土風舞，參與「西方土風舞」界

2. 按《香港舞蹈歷史》記載，「香港學校舞蹈節」於一九六五年創辦：「在當時教育署高級教育官金波露的倡議下，由教育官梅美雅、體育督學李陳寶芝負責籌劃，聘請鍾金寶、郭世毅、王仁曼、劉兆銘等多位芭蕾舞老師為顧問及評判，創辦了以比賽為內容的首屆『香港學校舞蹈節』，俗稱『校際舞蹈比賽』。」香港舞蹈界聯席會議：《香港舞蹈歷史》（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二〇〇〇年），頁十一。

別的競賽。我記得在舞蹈節初年，除了官校學生，輕度身障的學生也有參與西方土風舞，當中一些片段至今仍歷歷在目：四個男生在輪椅上跳華爾茲，視障學生觸碰彼此以保持隊形——如此精彩，如此動人。我覺得西方土風舞較平易近人，對所有人一視同仁，讓人得以更加理解其舞伴，更深入地感知人性。

一九七五年，正值英國皇家舞蹈教師協會（ISTD）有意於香港進行推廣，修畢課程的陳寶珠把他們的考評員帶到香港，我安排了一些香港大學學生參與ISTD的考試。隨着西方土風舞在學界日益流行，ISTD考試也蓬勃發展。香港學校舞蹈節備受關注有數個原因：學校管理層希望藉此建立學校知名度、學生享受舞蹈、老師渴望得到額外認證；體育老師只要通過ISTD考試，即可獲得初級舞蹈老師資格。然而，現在ISTD考試在香港的高峰期已過。

教授芭蕾舞六十年

先前提到我在一九五四年來港，任教於嘉露貝文芭蕾舞學校。嘉露·貝文是位俄羅斯舞者，一九四八年從上海來港，在中環梅夫人婦女會開設她的芭蕾舞教室。一九五四年，她起了個念頭，希望在香港的教育課程裏引進英國皇家舞蹈學院（RAD）的芭蕾舞課程，她需要能夠根據課程教授的老師，於是邀請我簽下兩年教師合約。在學校裏，當然我會教芭蕾舞，同時亦教授民族舞（或通常稱為「土風舞」）。女孩過來上課，並且在梅夫人婦女會的附設舞台表演，觀眾看畢表演後一傳十、十傳百，開始有人邀請我的學生到扶輪會舞會、醫院和博覽會上表演。我樂見原本僻處一方的芭蕾舞學生，能夠通過這些演出與公眾連結。

一九五六年，香港首次舉辦英國皇家舞蹈學院考試，然而，當時大多數人對英國皇家舞蹈學院課程所知有限，幾乎需要認識老師或考核員，例如擔任助手，才能學習

這個課程，要完成課程更需付出萬分努力。第一年舉行考試時，只有一百二十人應考，幸而自此考生人數大幅上升，何解？皆因數十年前選擇不多，意味着較少分心的機會，人一旦開始跳舞，就能心無旁騖的跳，現在周遭實在有太多事情發生了。

無論是否芭蕾舞圈子中人，大部分香港人都知道王仁曼和廖本懷夫人（毛妹），她們都是我的學生。我不得不承認，在五、六十年代只有來自富裕家庭的女孩能夠負擔學習芭蕾舞，對於捉襟見肘的家庭必然十分困難，想想，當時足尖鞋昂貴得很，遑論其他裝備和服飾。然而我們嘗試幫助那些家境沒那麼優越的學生，嘉露貝文芭蕾舞學校每年挑選兩名在遴選中表現優秀的九龍區學生，提供一年獎學金——的確，就只有兩個名額，但不要忘记，還有所有學校都可參加的香港學校舞蹈節呢！我由衷相信，舞蹈節對舞蹈普及貢獻良多，但是，我認為比起課後在學校排練，學生在正式的排舞室學習可獲益更多。困在學校裏，他們只會認為「不過是另一堂課吧」，然而在課後或假期特意前往排舞室，卻能令他們認真起來。

一九六四年，我聯同另外數人創立了香港芭蕾舞學會，以「把芭蕾舞學生帶上舞台」為使命。我認為當人有所追求，例如渴望在劇院演出或獲頒獎學金，就會更專心致志。一九七四年，學會時任贊助人瑪歌·芳婷（Margot Fonteyn）女爵士（圖四）邀請德國舞者亨氏·保爾（Heinz Bost）來港於學會的籌款晚宴演出，後來保爾於一九七五年因白血病不幸去世，得年二十八歲。一九七六年，學會決定成立獎學金紀念保爾，得到時任主席 Sally Leung Cheuk-hung⁴ 捐出成立「Heinz Bost 獎學金」所需款項。原本獎學金的設計是支持一位得獎人前往海外舞蹈學校一年的學習及生活費用，後來我們發現此筆款項花在一個人身上所費不菲，如果能夠把分配給更多得獎人就讀暑期學校，資源就能運用得更理想。在一九七六至一九八九年期間⁴，獎學金得主

3. 經過多方考證後，仍然無法找到「Sally Leung Cheuk-hung」的中文名字。根據舞蹈界業內人士的說法，當時有份捐款成立「Heinz Bost 獎學金」的時任主席，有可能是指梁王培芳。

4. 香港芭蕾舞學會在一九七六年成立 Heinz Bost 獎學金，鍾女士提到獎學金「數年後曾停辦」，但無法記起實際年份。學會網站指出獎學金頒發於一九七六至一九八九年。見香港芭蕾舞學會官方網站：<http://www.hkg.org/scholarship/intro/>。檢索日期：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七日。而根據學會三十周年特刊中的獎學金獲獎人名單，最後的獲獎人黎秀婷及蘇漢華於一九八六年獲頒獎學金，比鍾女士提到的「數年」為多。香港芭蕾舞學會《香港芭蕾舞學會三十周年特刊》，頁二十一至二十四。

圖四：瑪歌·芳婷女爵士（左）與鍾金寶（右）交談甚歡。圖片來源：《香港芭蕾舞學會三十周年特刊》，頁十七。



包括呂紹梅、鄭榮偉、劉淑欣、王靜明、馬安蕊、溫蓮達、江芷欣、伍宇烈、黎秀婷以及蘇漢華，他們分別負笈英國皇家芭蕾舞學院、蒙地卡羅嘉麗絲紀利芭蕾舞學校及中國北京舞蹈學院。

我亦曾在一九七九年成立的香港芭蕾舞團的教育部主任任教，沒錯，舞團有過教育部門，不過後來解散了，實在非常可惜，如果部門繼續運作，舞團可能已經培養了一班本土舞者。有說香港的女生未能達到舞團的舞者要求，我不同意這個說法，如果你遇到具備合適身形、態度、技巧、音樂感之類的人，以你的方式訓練他們六個月，他們就可適應你的舞團。舞團既然名為「香港芭蕾舞團」，就應該要有香港人。對於那些具備潛質卻無法加入本地舞團的女孩，我覺得很遺憾，本地女孩被剝奪加入舞團的機會，亦令人神傷。我覺得，香港芭蕾舞團要麼就是群舞員表現出色，獨舞員欠佳；要麼就是情況相反，從來未曾試過群舞員和獨舞員同樣優秀。如果舞團能夠自行訓練舞者，至少有備用的舞者（學徒），就能解決舞團的失衡水準。

當你堅持一件事六十年，必然要有信念。我所相信的是芭蕾舞訓練，每個孩子都應該有機會參與至少數年芭蕾舞課。上芭蕾舞課，不一定要成為芭蕾舞者，而是學習社交、行坐儀態、舉止優雅、聆聽音樂。離開課室後踏上舞台與否並不重要，一踏在街上，自然就能優雅地走下去。在英國皇家舞蹈學院的課堂裏，連同我共有七個學生，只有兩位最終成為芭蕾舞老師，餘下的五人，一位成為模特兒，一位成為電影演員。芭蕾舞為你想達成的目標鋪路。光芒四射的芭蕾舞伶萬中無一，未能躋身芭蕾舞者行列的人，卻能學懂欣賞舞蹈和音樂，對我而言，這正是快樂之源。

訪問前數天，我在梅夫人婦女會待着，有位男士走進來，向我打招呼後問我教授芭蕾舞多久了，我說六十年。他驚訝地說，從來不曾認識有人在同一個地方工作六十年。我回答他說：「我喜愛舞蹈，而這是個美麗的地方，我在美麗的地方做喜愛的事，何其有幸！」